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外语课堂教学模式优化路径

于丹 马雯雯
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 ·吉林 四平 136000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翻译行业生态，也对高校外语课堂教学提出范式转型的迫切要求。本文聚焦翻译类课程，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当前翻译教学面临教学目标与技术能力错位、AI 认知价值未被充分激活、翻译过程评价系统性缺失三重困境，其根源在于教学定位仍以“翻译产品”而非“翻译决策过程”为中心。前沿研究揭示，AI 在翻译教育中的角色正从“外部工具”转向“教学行动者”，“人机回环”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原则。据此，本文从认知、实践、评价三个维度提出优化路径：认知维度以“先人后机、人机对照”培养翻译思维，实践维度借鉴 HAIT 框架重构“独立翻译—AI 辅助—协作反思”的教学流程，评价维度构建涵盖翻译过程与 AI 素养的多维指标体系。三维路径协同推动翻译教学从“技术附加”走向“范式重构”，使 AI 真正服务于学生翻译决策能力的发展。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外语课堂教学；翻译教学；人机协同；教学模式

Optimization Pathways for Generative AI–Empowered Teaching Models in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Yu Dan, Ma Wen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Jilin Siping 136000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ecology of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and imposing an urgent demand for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n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Focusing on translation courses, this essay explor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for generative AI-empower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s. The study finds that translation teaching currently faces three dilemmas: a misalignment between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insufficient activation of AI's cognitive value, and a systemic absence of translation process assessment. Their root cause lies in a teaching orientation still centered on "translation products" rather than "translati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Frontier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role of AI in translation education is shifting from an "external tool" to a "pedagogical actor," and that "human-in-the-loop" is an inviolable baseline principle. Accordingly, this essay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along three dimensions—cognition, practice, and assessment.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cultivates translation thinking through a "human-first, machine-second; human-AI comparison" approach; the practice dimension draws on the HAIT framework to restructure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independent translation-AI assistance-collaborative reflection"; and the assessment dimension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indicator system covering both 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AI literacy. The three pathways work in concert to move translation teaching from "technological attachment" toward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enabling AI to genuinely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ranslation decision-making competence.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teaching; Translation teaching; Human-AI collaboration; Teaching model

0 引言

从神经机器翻译到大语言模型的迭代演进，翻译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技术重塑。翻译业界已普遍接受“人机协作”作为主流工作模式，AI 工具的嵌入已成为大型语言服务企业与自由译者的日常实践。然而，高校外语课堂教学仍运行在相对稳定的惯性之中，这与行业的快速迭代形成对照。就翻译类课程而言，课堂以教师为中心，讲评以译文对比和纠错为主要活动。然而，课堂中译文对比与纠错活动若仅停留在“找出最佳译文”的结果层面，其教学价值正被 AI 的能力区间所侵蚀。因此，如何在课堂中有结构地融入 AI 辅助、使其成为学生翻译能力发展的有效助力，而非替代学生思考的捷径，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

本文认为，翻译教学的核心价值是培养学生在 AI 辅助下做出更优翻译决策的能力：理解源文本深层意图、识别 AI 译文盲点与偏见、设计有效提示词引导 AI 输出、在多个方案中做出情境适切的判断。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翻译课堂教学的赋能，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通过“认知—实践—评价”三重机制的协同重构，推动课堂教学从“教师中心、教材驱动”向“人机协同、过程导向”的深度转型。

据此，本文试图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后，翻译课堂教学面临的深层困境究竟何在，其根源是工具层面的还是教学设计层面的？其二，翻译课堂教学模式应在哪些维度、以何种方式优化，才能使人机协同真正服务于学生翻译能力的发展？本文采用文献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梳理翻译能力理论、翻译过程研究及 AI 辅助翻译教学的前沿成果，为路径建构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分析当前翻译教学实践中的典型困境，为优化策略提供现实指向。为此，本文在系统梳理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翻译教学现实图景与核心困境的基础上，整合当前国内外前沿教学方法，从认知、实践、评价三个维度建构翻译教学模式的优化路径，为外语课堂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1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翻译教学的理论基础

1.1 从翻译能力到“AI 时代的翻译能力”

传统翻译能力研究以 PACTE 小组的六维度模型为代表，涵盖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翻译知识能力、工具能力、策略能力及心理生理要素。这一模型将译者定位为相对独立的“语言转换者”，工具能力在其中仅扮演辅助角色。AI 时代使翻译能力的内涵发生结构性扩展。当前研究揭示，AI 时代译者核心素养至少包含以下新增维度：提示词工程能力，通过精准指令引导 AI 输出符合预期的翻译方案；AI 输出质量评估与修正能力，批判性审视 AI 译文的文化适切性、语境匹配度及风格一致性；人机协作策略能力，在翻译全流程中合理分配人与 AI 的角色与任务；以及“信任校准”能力，对 AI 输出建立适度信任，既不盲目依赖也不全盘否定。核心观点在于：翻译能力不是被 AI“替代”，而是被 AI“重塑”。

1.2 翻译教学的核心理论支撑

翻译教学模式的优化路径需要坚实的理论锚点。Kolb（1984）的体验式学习理论强调技能获得依赖于“具体经验—反思观察—抽象概念化—主动实验”的完整循环。基于 Vygotsky 最近发展区理论发展而来的支架理论则进一步提示，AI 应被定位为翻译学习中的“数字化支架”，提供即时参考译文、术语建议与语境分析，并随学生能力提升逐步撤除，而非始终在场、全程代劳。AI 支架的优越性在于其即时性、自适应性和可调节性。翻译过程研究关注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决策、停顿与修改等认知活动。AI 的介入有助于数据采集与分析，学生的查询记录、修改轨迹、用时分布均可被记录，为教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据基础。认知负荷理论进一步提示：AI 可承担术语检索、初译生成等低阶认知负荷，释放学生的认知资源以聚焦翻译决策、文化调适、风格把控等高阶任务，从而实现认知资源的优化配置。

1.3 前沿研究的核心启示

当前翻译教育研究的前沿共识可概括为三个要点。

第一，AI 在翻译教育中的角色正从“外部工具”转向“教学行动者”，参与起草、评论、修订、模拟和构建学习活动。这一转变意味着教学设计不能将 AI 置于“工具区”之外，而应将其整合为教学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人机回环”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原则。AI 参与的每个教学环节都需有学习者的监督、判断与修正，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发展而非替代人的判断。

第三，研究焦点正从“AI 能不能用”转向“如何用好”，认知负荷再分配、信任校准、自我调节学习、AI 素养培养已成为核心议题。这些议题提示我们，AI 赋能教学的关键不在于工具本身，而在于围绕工具的教学设计质量。

2 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翻译教学的现实审视

2.1 技术赋能的多重可能

生成式 AI 为翻译教学带来了多维度的赋能可能。在译前准备环节，AI 可辅助术语提取、平行文本检索与背景知识获取；在译中环节，AI 可提供实时翻译建议、多版本参考译文与语法风格检查；在译后优化环节，AI 支持译文润色、错误类型分析与质量评分；在教学资源生成方面可快速产出不同难度、不同体裁的翻译练习材料。这些技术条件为教学模式变革提供基础支撑，但其教育价值的实现取决于教学设计，技术可能不等于教学应然。

2.2 突出问题与深层困境

问题一：教学目标定位滞后于技术能力。当前翻译课堂的主流模式可概括为“任务布置—学生翻译—教师讲评”。讲评环节中，教师展示参考译文、学生译文与 AI 译文进行多版本对比，辨析用词、语法、语体等层面的优劣。这一设计本身并无问题，对比分析是培养翻译质量意识的有效手段。然而当对比的目的停留在“找出最佳

译文”的结果层面时，教学便与 AI 的能力区间发生了重叠：AI 不仅能提供参考译文，还能在数秒内生成多个版本供比较。如果课堂讨论未能进一步追问“AI 为什么选择这个译法”“它在哪些语境下会出错”“如何通过调整提示词获得更理想的输出”等翻译决策层面问题，那么课堂不可替代性便被削弱了。学生倾向于直接采纳 AI 译文，将翻译课异化为“AI 译文修改课”。问题的本质在于：教学定位仍以“翻译产品”为中心，而非以“翻译决策过程”为中心。

问题二：教学流程未能有效发挥 AI 的认知促进作用。AI 的真正教育潜能在于成为学生翻译思维的“对话者”，通过多轮交互追问、多版本输出对比、即时反馈迭代，帮助学习者将内隐的翻译决策过程外显化、可反思化。然而在实际教学中，AI 往往被简化为“提供答案”的终端环节：学生完成翻译后，AI 交互性、生成性、过程性特征未能得到教学设计的充分回应。一直倡导将 AI 融入课堂教学之中，但往往发掘 AI 使用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只停留在表层，这一方面需要教学工作者深入探讨与实践。

问题三：翻译过程评价的系统性缺失。当前翻译课程的评价体系几乎完全以译文终稿为依据，对翻译过程中的信息检索策略、方案比对逻辑、自我修正轨迹等关键环节缺乏系统记录与评估手段。AI 的介入使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当 AI 参与翻译过程后，最终译文是学生独立能力的体现，还是人机协作的产物？如果是后者，学生在协作中贡献了怎样的决策价值？这些问题无法通过终结性评价来回答。与此同时，AI 素养包括提示词设计能力、AI 输出批判性评估能力、人机协作策略能力，这些作为 AI 时代译者的新型核心素养，尚未被全部纳入评价视野。

2.3 问题本质的归因分析

上述困境的表层原因是工具使用与教学设计脱节，AI 被当作“附加物”而非“嵌入物”；中层原因是翻译教学仍以“语言转换”而非“决策能力”为核心目标；深层原因在于尚未完成从“教翻译”到“培养 AI 时代的译者”的范式转变。正如有学者指出，翻译教育需要从“AI 辅助”走向“AI 协同”，将生成式 AI 从简单的对话工具转变为翻译知识的学习伙伴与教学协作者。

3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翻译课堂教学的三维优化路径

3.1 认知维度：从“译文对照”走向“翻译思维的可视化”

认知维度优化的核心在于：以“先人后机、人机对照”为原则，将 AI 作为激活和显化学生翻译思维的工具，而非答案的提供者。

第一，AI 辅助翻译过程显性化。采用“先人后机”原则，学生先独立完成初译并撰写翻译注释，过程中记录翻译中遇到的难点与做出的关键决策，再引入 AI 生成译文。学生就自身译文与 AI 译文进行逐项对照，分析差异背后的思维路径，并在翻译记录表中说明译文取舍理由。这一设计促使学生将内隐的翻译决策过程外显化、可反思化，回应翻译过程研究的核心理念。对照训练能有效促使学生从语言表层问题转向翻译决策层面反思自身不足，同时逐步识别 AI 译文的典型局限，如概念泛化、文化弱化、语境失当等。如能将 AI 译文进行修改形成更好的译文，可以很大程度提升学生们的翻译能力水平，帮助学生形成其自身的翻译思维。

第二，以 AI 为“对话者”培养翻译批判思维。可设计三类递进式任务。（1）“找茬式”任务。学生批判 AI 译文中存在的文化误读、语境不符、风格失当等问题，建立对 AI 输出的合理怀疑态度。（2）“人机竞译”活动。同一文本由学生和 AI 分别翻译后进行多版本对比分析，讨论焦点从“哪个更好”转向“为什么不同”，揭示翻译中的可能性空间。（3）“AI 协作翻译”任务。学生通过多轮交互提问引导 AI 优化输出，比较不同提示词策略的效果差异，培养提示词工程能力。Sara Greaves、Léo Rangheard 在探讨 AI 如何辅助学生发展主观性和个人翻译风格中表明将 AI 翻译工具纳入课堂进行结构性训练，有助于学生从被动接受译文转向对 AI 输出形成批判性判断。

第三，跨文化意识的 AI 辅助强化。利用 AI 生成不同文化背景的翻译情境，引导学生分析 AI 译文中的文化偏向与盲点，培养学生“AI 翻译 + 人工文化调适”的综合能力。正如有教改实践所揭示的，“当 AI 把技术门槛降下来，学生最核心的能力不再是语言转换，而是跨文化理解与共情”。

3.2 实践维度：从“单向任务”走向“人机协同的翻译工作流”

实践维度优化的核心在于：将 AI 嵌入翻译教学的全流程，使学生经历“人机协同”的真实工作体验，同时遵循“先人后机”的底线原则。

第一，借鉴 HAIT 框架重构翻译教学流程。HAIT（Human-AI Interaction in Translation）框架是一个结构化的五阶段翻译教学模式，以回译任务为教学载体，将人机交互结构化设计。五阶段如下：

阶段	核心活动	AI 角色	学生任务
阶段 1：激活先验知识	引入主题，激活背景图式	背景信息检索支持	调用已有知识
阶段 2：独立翻译	学生独立初译	不介入（仅记录过程数据）	独立决策，记录难点
阶段 3：AI 辅助探索	获取多版本参考	提供多样化方案	提问、筛选、比对
阶段 4：协作修订	对照 AI 输出迭代译文	即时反馈与替代方案	有判断地采纳、修正
阶段 5：教师主导反思	系统化讨论与原则提炼	作为讨论对照物	经验上升为可迁移原则

HAIT 框架每个阶段均有扎实的教育学支撑：阶段 1 基于图式理论，阶段 2 基于独立实践原则，阶段 3−4 基于协作学习与支架理论，阶段 5 基于反思实践理论。“先人后机”的时序设计具有关键的教育意义，只有当学习者亲自经历了翻译决策过程，后续与 AI 输出的比较才能构成真正的认知挑战，而非简单的“对答案”。

第二，融入“引导式 MTPE”理念。在 HAIT 的阶段 3−4 中，可融入引导式机器翻译译后编辑（MTPE）的训练思路。学生先独立提出翻译问题的解决方案，再通过 AI 交互获得反馈与替代方案，将 AI 定位为“同伴式导师”而非“答案提供者”。一项准实验研究发现，引导式 MTPE 组在认知参与度、翻译质量和学习动机三个维度均优于传统 MTPE 组，核心经验正是“先独立、再交互”的时序设计。

第三，引入“翻译项目制”教学。以真实翻译项目为载体，模拟职场翻译流程。AI 在项目中的角色分工包括术语管理、初译生成、质量初筛；学生的核心任务则聚焦于项目管理、提示词设计、译后编辑与质量终审。通过分组协作，不同组别对比不同的 AI 协作策略，互评效果，从而在真实任务情境中发展人机协同能力。

3.3 评价维度：从“结果评分”走向“过程性人机协同评价”

评价维度优化的核心在于将翻译过程质量与 AI 素养纳入评价视野，让评价本身成为能力发展的催化剂。当前研究已将 AI 素养界定为三个核心维度：评估能力、调节能力、责任能力。据此，评价体系可涵盖四个维度：翻译产品质量，评价译文准确性、流畅性与风格适切性，采用 AI 自动评分、教师评分与同伴互评相结合的方式；翻译过程质量，评价翻译决策合理性与修改轨迹质量，采用过程日志分析与学习档案袋；AI 协作素养，评价提示词有效性与 AI 输出评判能力，采用任务表现记录与反思报告；伦理意识，评价 AI 使用边界认知与学术诚信，采用反思日志与案例分析。

AI 辅助的过程性评价。AI 可实时记录学生翻译过程中的操作轨迹，如查询次数、修改频率、用时分布，生成初步错误类型分析报告，为教师精评提供依据。此外，以评促学的评价设计在教学中提供有效帮助并做出策略调整。组织“评价工作坊”可以让学生分组互评翻译过程记录中借鉴彼此的人机协作策略。这类设计促进学生发展自我调节学习能力，逐步建立对 AI 输出的合理信任阈值。

4 实施保障与研究展望

第一，教师发展维度。翻译教师面临双重挑战，既要提升 AI 工具操作能力，又要深化对翻译本质和翻译教学规律的理解。教师的培训重点应从工具操作转向更高层次的能力建设，如 AI 辅助翻译教学设计、翻译过程分析与指导、AI 时代翻译课程重构。

第二，课程重构维度。在翻译课程体系中，应将 AI 素养培养渗透进各门翻译课程。核心理念应从传授翻译“硬知识”过渡到构建翻译“软知识”，需要同步推进翻译教材的数字化升级。

伦理规范维度。明确各阶段学生的 AI 使用规范，何时可用、如何标注、如何引用，培养学生翻译伦理意识。应通过系统性训练帮助学生充分利用 AI 的工具价值，保持对翻译质量与文化适切性的独立判断。

5 结语

生成式 AI 赋能翻译教学的实质，不是将“人工翻译”替换为“机器翻译”，而是重新定义翻译能力的培养目标，从培养“翻译操作者”转向培养“翻译决策者”和“人机协作管理者”。本文的分析表明，当前翻译教学的三重困境并非源于工具本身，而在于教学定位仍以“翻译产品”为中心、AI 的认知价值未被教学设计激活、翻译过程评价系统性缺失；其深层症结是尚未完成从“教翻译”到“培养 AI 时代译者”的范式转变。前沿研究的核心启示在于：AI 的角色是“教学行动者”而非“答案提供者”，“人机回环”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教学设计质量而非工具本身决定赋能成效。据此，认知维度以“AI 为对话者”培养翻译思维，实践维度以“先人后机”锤炼人机协同，评价维度以“过程导向”促进素养发展，三维路径协同推动翻译教学从“技术附加”走向“范式重构”。当 AI 承担更多工具性技能，翻译教学的价值更应回归到“人”本身：跨文化理解力、翻译判断力、创造性表达力，这些才是 AI 无法替代的译者核心素养。

参考文献：

[1] Jim é nez-Crespo M A. “If students translate like a robot …” or how research on human-centered AI and 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 can help realign translation education[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25, 19: 277-295.

[2] Kim M. Structuring human-AI interaction in Korean as a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classes: the HAIT framework[J]. Cogent Arts and Humanities, 2026.

[3] Kolb D A.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84.

[4] Kulal A. Cognitive risks of AI: Literacy, trust, and critical thinking[J].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2025: 1-13.

[5] Sara Greaves、L é o Rangheard.Interacting with AI in Creative Translation Teaching: Exploring Subjectivity and Developing Style[J].The EuroCALL Review, 2025,32(2): 132-139.

[6] 覃军，马冬梅. GenAI 时代翻译教学的创新：求变与应变[J]. 上海翻译，2025,5:52-57.

[7] Wood D, Bruner J S, Ross G. The role of tutoring in problem solving[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76, 17(2): 89-100.

[8] Yao Yao, Tianyi Han,Dechao Li. Measuring translation trainees’ effort in AI-assisted post-editing: a multi-method approach[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25, 19: 357-378.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5 年度一般课题，课题名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吉林省高校教学模式优化研究—基于资源生成与个性辅导的路径构建与实践》，课题批准号为 GH25025。

作者简介：于丹，硕士，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翻译与翻译教学。

马雯雯，硕士，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德语与教育。